

普通話教中文

——上海觀課的啓示

(刊載於香港普通話研習社《香港普通話報》第 79 期,2007 年)

撰文：張勵妍

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

帶過幾次教師的普通話團到北京“沉浸”和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。基準達標是教師們的一件大事，大家都很緊張，有的更是一次又一次的考，成績也還是強差人意。我們給普通話老師上培訓課程，很了解他們的苦處。

這一次有點不同，我帶了一個教師交流團到上海，觀摩內地語文教學的情況。這一批老師是“普通話教中文(下稱 PMI)”課程的學員，正在或將要採用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，他們的普通話多半已經達到基準，但面對教學語言改變的新形勢，仍帶著不少迷惘和擔憂。

記得有一次在香港訪問一所學校，他們從二年級開始，一半的班級採用普通話教中文，老師們說，這些 PMI 班，普通話科很浪費，四年級的同學還在普通話課上漢語拼音的時候，PMI 班的二三年級同學早就能運用拼音來學生字了，他們的普通話口語能力，很多六年級的同學都遠比不上！普通話科的“請問到銅鑼灣怎麼走”這些簡單交際口語，對 PMI 班學生已經沒有必要再放到課程裡，普通話教材完全不合用，有的乾脆利用中文課文來作正音，或用作中文課的說話訓練。

內地的語文課用普通話上那是不在話下的事，我們去觀摩當然不只是關注學生的普通話水平，而“普通話教中文”的真正意義也在於提高語文教學的效能，普通話作為一個學習媒介語，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跟只有每周一兩節的普通話課相比，當然不能同日而語，普通話能力自然提高得快，但老師們疑惑的是：語文能力可以因此而提高嗎？

我們到上海的這所小學，聽了十幾節語文課，每節課都有一個明顯特點，學生開口朗讀和說話的時間在課節中佔的比例很高，有時可以超過老師開口的時間，開口說既然那麼重要，使用普通話還是方言變得很關鍵。內地語文課強調“讀中悟、讀中說、讀中寫”。我想舉一個一年級的例子。

課題是“美麗的小路”，其中一段是這樣的：

鴨先生推來一輛小車，拿來一把掃帚，把小路打掃得乾乾淨淨。兔姑娘和鹿先生看見了，也趕來幫忙，他們提著灑水壺，給花兒澆澆水，給小草洗洗澡。

老師讓學生誦讀這一段，她做了幾件事：

第一，她問了個問題，“小動物怎樣把美麗的小路找回來？”之後，請全班讀這一段，解開問題的答案。(讀中悟)

第二，她請兩個學生讀，然後全班再讀，這中間，老師問“乾乾淨淨”跟“乾淨”有甚麼不同，同學說，那是“非常乾淨”的意思，接著再讀的時候，“乾乾淨淨”的重音學生就讀出來了。(悟後再讀)

第三，老師跟學生合作讀，老師問一句學生接著讀一句，那叫“引讀”。老師問“鴨先生推來了甚麼？”學生回答“鴨先生推來了一輛小車”，老師問“兔姑娘和鹿先生看見了，也怎麼樣？”學生接著把後面的句子讀出來。(讀中說)

第四，老師把屏幕的句子隱去，換成動物打掃小路的圖畫，請同學看圖說出剛才的一段。(讀後說)

第五，老師問，你們家附近有沒有這樣的小路，都是怎麼樣的？學生作口頭講述，講述時都能用上剛才教過的詞語和句子。(讀後拓展說話)

這是一個誦讀、理解、說話的過程。當老師問“兔姑娘和鹿先生怎麼幫忙”，學生會說“他們給花兒澆澆水，給小草洗洗澡”，這時他們說了，也是讀了。試想，粵語的課堂，師生問答用口語，學生只好用方言“淋水”、“沖涼”來表達動物的動作，說跟讀不能統一。看圖說話和拓展說話的情況也一樣，學生不能把讀的訓練轉化為說，更不用說把說轉化為寫。

這時，我們深深體會言文合一的道理，口語和書面語的一致能夠使教學更有效率，目標的達至更加順利。上海小朋友在表達領悟方面的表現，令人折服之餘，更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。

推行普通話教中文，讓我們學生的普通話能力跟語文能力同時得到提高，這是我們期望見到的局面。